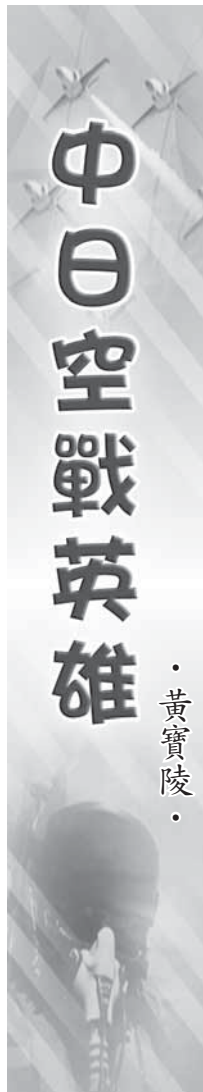


中日空戰英雄

· 黃寶陵 ·



黃名翔，廣西靖西人。來自廣西壯族自治區中越邊界小城。十七歲即跨出家門從軍。服役空軍三十年。二〇〇〇年安逝於美國佛州，享年八十九歲。他與家母鄧月華女士在漫天烽火中互相扶持，栽培了五名子女，各有專長。長子振中服務於航空界，先後任職華航，長榮臺北及美國機場管



民國25年5月廣西航校舉辦第一期偵察班及第二期飛行機械班的學員生畢業典禮。

，不久前退休。次子振平、三子振奇聯手經營餐館有成。長女寶陵學、商俱佳。次女寶萊聰明能幹，任高中階主管。我們兄弟姐妹均乘過有名的空小鐵籠子校車上學，說一口四川話，跳橡皮筋、打圓牌、灌蠅蚰，與千萬孩子們共度臺灣眷村童年。空軍三十年成就我父親，一位壯族青年遨翔空際，保家衛國的夢想。而父親也賜予我們作為中華民國空軍子女的榮耀與恩典。

民國二十一年春，第四集團軍航空學校在柳州帽盒山機場成立，後改名廣西航校，是廣西第一所航空學校。聘請了英、日等籍教官任教。先後設有飛行、機械、爆破、偵察等班。由於廣西地瘠民窮、經費不足，其開辦費用居然需從全省軍政機關學校幹部按薪級每人分期扣一個月工資作股份，另從田賦項目下加徵若干成作為股本。因此機種設備相當簡陋，飛行事故經常發生，造成機毀人亡。父親在民國二十三年入廣西航校第二期飛行班。經初、中級訓練後，二十四年

被分在驅逐科，此科共十二名員生。民國二十六年畢業後，即去湖北樊城接受俄機飛行訓練，並前往甘肅蘭州接收俄製T-54式單座戰鬥機，從此展開對日抗戰空防重任。

廣西航校共三期，先後培養了九十名左右的飛行員，建立了一支頗具實力的廣西空軍隊伍。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學校的人員設備併入中央航空學校，機隊編入中央空軍第三大隊第七、八、三十二中隊及獨立三十四中隊。廣西航校培養的飛行員在南寧、昆侖關、河南歸德、周口、湖北武漢、廣東南雄、江西南昌等地的空戰中與日軍激戰。根據陸光球（父親所屬第八中隊長）所著「廣西空軍抗日空戰記」（一九九二年出版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中所附廣西空軍傷亡人員名單統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四年的抗戰七年間，因空戰陣亡者十五名，因戰犧牲者（如飛機迫降，失事，故障，被炸等）十七名，空戰中受傷者十八名，飛行事故受傷者



父親黃名翔軍服照



家父黃名翔，家母鄧月華女士。

六名，合占總人數近三分之二。父親亦在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歸德空戰」中擊落日機一架，腿部受創負傷。

由廣州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三輯「廣東空軍抗日空戰」一文中，作者陳晉對歸德空戰有以下詳細的描述：

「一九三八年，徐州戰況愈烈，第五戰區要求空軍支援愈勤。是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空軍第七、第八中隊作出第二次支援。第七中隊派飛機五架，先飛駐馬店與第八中隊飛機九架會合。當天，傍晚飛抵機場。翌日，由大隊長吳汝鑾率領第七中

隊長呂天龍，李膺勛、莫休、梁志航等人分駕T-52式飛機七架。第八中隊長陸光球率T-52式飛機九架，三月二十五日黎明，見城內安靜如常，而公路多股敵部隊向南推進。我機群分兩個梯形編隊，魚貫轟炸掃射，見人馬奔跑分竄，使人精神振奮。在回航至虞城上空，似有約定一般，我機群與敵十八架九五式的飛機遭遇，遂發生一場激烈的空戰。戰鬥多時，像足球決賽一般，上下翻騰，互相爭取開槍良機，槍聲震攝長空。航空委員會戰報，是役戰果擊落六架敵機。我軍犧牲者有何信、李膺勛、莫休（座機被擊毀跳傘，敵機違反國際法仍作標靶射擊而犧牲。）受傷者有：大隊長吳汝鑾、隊長陸光球、座機著火燒傷面部跳傘獲救；黃名翔等入院治療均獲救」。

戰後出生的我們讀到以上史實，好像看到眼前電玩畫面上火光四射猶真似幻。但實景造成的傷痕卻永遠留在這些勇士及其親友的腦海及生命中心。因戰傷，父親背脊一直彎曲左傾走路搖擺不正，在我們面前他從不在意也不抱怨，還自嘲自己像牛仔約翰韋恩，很酷啊！

一九四三年父親以負傷之身繼續服務於空軍空運隊，任務繁忙不斷。

據記錄，他因作戰有功，擊落敵機獲贈一星、序獎章、空運百次以上獲贈干城乙一獎章、抗日作戰受傷獲贈忠貞獎章、四平街之役獲贈七等雲麾勳章、抗日有功獲贈勝利勳章及其他各式獎章共九枚。



遊故鄉靖西郊區龍潭風光。

戰後，隨國府遷臺之廣西航校隊友們僅剩潦潦數人，因之與周伯伯（周善），趙伯伯（趙廷桂），莫伯伯（莫大彥）等成為父親在臺至親好友，彼此客廳裡的座上賓。

我們在此要致上最崇高的敬意感謝與父親俯衝偵察、奮勇轟炸、運輸支援，機械維修的叔叔伯伯及其家人們，特別是廣西航校併入中央航校之第三大隊隊員們，他們在激烈空戰中，比翼共飛、側沖右閃，冥冥中用年輕的生命庇佑我父及其他隊友餘生。無限唏噓！無限感恩！